

中尉们的婚事

MARRIAGES OF
LIEUTENANTS

● 李占恒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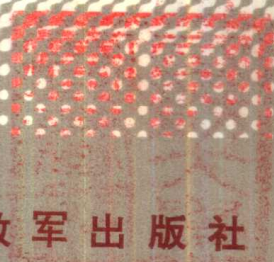
解放军出版社



2 034 4627 1

中尉们 的婚事

李占恒 著



解放军出版社

中尉们的婚事

李占恒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60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4,000册

统一书号: 10185·178 定价: 2.85元

目 录

第一章	刘一凡与叶婷玉	1
第二章	刘一凡与唐世军	76
第三章	汤贵、刘一凡、崔凯与叶 婷玉	152
第四章	汤贵与叶婷玉	234
第五章	高宏声与唐世军、李凤芝	305

第一章

刘一凡与叶婷玉

—

过去看劳改，现在干守卫。不适应，完全的不适应，根本上的不适应。汤贵也不知怎么了，瞅啥啥不顺眼，看啥啥不中意。不知道的以为他是个撅嘴骡子，其实副连长汤贵是个生就的随和脾气，全天候的乐天派，张口“小老妈在上房打扫尘土”，闭口“二八佳人巧梳妆”。唉，任务，都怨这新接的任务使汤贵没了唱词儿。

一九六六年初，驻哈尔滨的内卫部队又增加了一个团。从佳木斯、北安、嫩江、齐齐哈尔……调兵遣将；从抚顺、通化、双城堡……补充新兵。不到三个月人马齐备，将帅就位，随后上级授予了军旗，颁布了番号，当日在哈尔滨的大街上便出现了以连为单位的一队队扛着枪、背着背包的队伍。只见士兵们昂首挺胸，步伐整齐，高唱着“红色的帽徽红领章，红色的战士红思想……”一批批开进了工厂、机关、电台、学校、仓库、监狱、银行……于是哈尔滨市民看见了“三大动力”有士兵在巡逻；哈工大的试验室有士兵在站岗；电视台的直播现场——三台机器，一个士兵守护着一台，此处除了三个挎冲锋枪、背手榴弹的士兵，

还有一个斜挎五四式手枪的军官在场地上巡游……这使老资格的市民想起四六年春天，东北民主联军开进哈尔滨的情景。那会儿是敌伪势力猖獗，这会儿呢？思路敏捷的年轻人成本大套地讲述今日兴兵的重要，诸如“对外反侵略，对内防复辟”云云。并有事实佐证：全市每一扇玻璃上都贴着“米”字型的防空袭纸条儿；全市每个单位都轮流到喇嘛台那儿的“社会主义教育展览馆”去参观，看看旧社会阶级敌人是如何欺压苦劳大众的？新中国阶级敌人是如何颠覆人民政权的？于是这个新增加的内卫团除了给被守卫单位带来少许的安全感，更多的是将寒冷的空气施放到初春的哈尔滨上空。

内卫部队不同野战军。野战军作战对象明确——两军对阵，不同服装、不同徽记，你就开枪好了。内卫部队作战对象模糊，除了看押劳改罪犯，谁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的脑袋上不贴帖，难死了。

汤贵是从北安调来的，他在那里看了八年劳改犯。虽然罪犯当中有政治犯与刑事犯之分，动用武器有“五条戒规”。但是汤贵的脑袋里有个明晰的界限：铁丝网里的都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逃跑了，腿撵不上就用枪子儿追！可是到了哈尔滨，守卫广播电台，枪口冲谁？烦恼放出去就是牢骚。汤贵原本就是一个肚子里装不住二两香油的主，无奈连队的正职都在轮训队搞“创业集训”，他目前是四连的“一号首长”。主帅的言行影响着士兵的情绪。汤贵忍了。可是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实在关系重大，并且身边来了一个可发牢骚的对象——团司令部的内卫参谋刘一凡。于是他发泄起来。

四连守卫成高子电台。这是一个发射中心。拨开收音

机，近在咫尺的市台、省台在这里播出；远在首都的中央台由这里接收，再由这里发射；还有一个对国外播送的台，因为方向、任务十分专一，大家称之为“反修台”。成高子电台是全团最重要的守卫目标。“一号目标”四个字由团长傅忠臣嘴里一进出便印在了四连干部、战士的心坎上，同时也落实到了行动上。

干部每晚都要查哨，这天晚上轮到了汤贵。查哨也大有学问呢，查头班岗、末班岗不耽误睡觉，三更起夜顺尿道上岗哨也省着再折腾。汤贵是站大岗站出来的干部，深知这门学问。平时汤贵吊儿郎当，这回来了责任心——他选择了末二班岗。也就是尿泡尿又钻进被窝，睡得最香的时候。这会儿战士是放心大胆地失职。连长不在，副连长得负起责任来。查。

汤贵由远而近，查罢了天线区，便顺着馈线来到了发射中心的心脏——操纵室。四连进驻那天，台长带大家挨个屋都参观了。“工”字型的平房，中间是操纵间，两侧是机器房。机器房里，有无数个高高胖胖的电子管。操纵间里，两个穿白罩衫的人坐在两条转椅上，同时看着一块显示板。设备并不复杂，任务却极其重要。这里设了一个固定哨，二十四小时昼夜值岗。汤贵由南向东没发现哨兵，由北向西也没发现哨兵。忽然汤贵听见一声狗叫，奶声奶气的是条小狗。接着他看见了那绒球似的小狗在灯光下滚来滚去。这是连队进驻电台那天一个战士捡来的，它一身白毛，间杂着黑点儿，战士们便给它取名“花子”。“花子”成了战士们们的尾巴根儿，走哪儿跟哪儿，“汪汪汪”吵得人心烦，连队多次宣布：不许带狗上哨。但是今天这个战士又违犯了规定。不过这次“花子”倒是帮了汤贵的忙，汤贵跟着“花

子”找到了哨兵。

哨兵抱着打开刺刀的半自动步枪，把脸贴到窗玻璃上向操纵间里窥视……一会儿他又把脸侧过来，将耳朵紧贴到窗缝那儿听着什么？这是一张典型的娃娃脸，圆圆的脸庞上长着一双圆圆的眼睛，蒜头鼻子下长着一张和鼻子差不多宽窄的小嘴。没有胡须，没有皱纹，人便显得年轻。但这会儿树枝的黑影印在他的脸上有“胡须”，也有“皱纹”，他仍显得那么年轻。什么道理呢？哦，是那稚嫩面孔上过于专注的神情。汤贵走到他的身边，他的脸仍没有离开窗玻璃。汤贵十分纳闷，不由地凑上去，运目向操纵间里望去——操纵台完好无损，也没有歹人在那里实施破坏，只有两个穿白罩衫守机的人在那里——噢，是一男一女，他和她在亲嘴儿……妈的，是看这个！汤贵一把抓住那战士的衣领，拽到了路灯下面。

“你，你怎么看这个？”汤贵厉声问道。

哨兵“唰”一个立正，“报告副连长同志，当班哨兵王金明向你报告，我发现他和她的眼神儿都不对劲儿，又悄没声地走到一起，咬着耳朵根儿，不知说些什么，我就……”

汤贵不耐烦地说：“得得得，你别装糊涂了，干那种事儿眼神儿能跟正经人一样吗？男的跟女的说悄悄话能把嘴贴到女的耳朵根上吗？这不，接着就亲上嘴了！——这是乱……这是偷……这是两人在相好！”末了，汤贵又把王金明好一顿训斥：“当兵就得脱离红尘，你这是犯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七条！”*

*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七条：不许调戏妇女。军人通常把这条作为一切男女关系的代名词。

王金明吓哭了：“报告副连长同志，我真不知道是干那种事儿呀！真的，我今年才十六岁，是谎报了两岁当的兵，从没有娶过媳妇呀……”

汤贵怕软不怕硬，见批评收到了效果，就把话儿拉回来了：“好了，好了，新兵，原谅你了。下次再叫我碰上，我会扭断你的脖子，去吧！”

王金明没挪窝儿，还在抽抽泣泣地哭。

“叫你走了，怎么还不走哇？”

“我怕……我怕你扭断我的脖子。”

“那，你就不来‘下次’嘛。”

“不，不行啊，哨兵职责规定：要外警、内管、反利用。还，还是你当众宣布的呢！”王金明竟理直气壮起来。

“……”汤贵给噎住了。“反利用”这一条是印在公文上的。照本宣读，他没往心里去。怨新兵？怨不着了。王金明做得对。但是如此发展下去了得吗？怨我？也怨不着！我有权制订执勤方案，就不致于成为众人嘲笑的“老少尉”，至今只当一个管吃喝拉撒睡的副连长。怨，怨制订方案的人去吧！

回到宿舍，看见躺在床上的刘一凡，汤贵的火气陡地上来了，整个方案就是这小子执的笔！他想跟刘一凡吵架，便把烟口袋掏出来，卷起一根“蛤蟆头”，当浓烈的烟雾扩散到刘一凡的床，向他的鼻孔钻去时，汤贵笑了，他相信那辛辣的烟雾一定会把他从被窝里唤醒。果然随着一阵剧烈地咳嗽，刘一凡象听了起床号一样，一个滚儿从床上站了起来。

“噢，老汤，你起得好早哇。”

汤贵没好气地说：“嗯，是母鸡打鸣把我叫醒了。”

“嘿嘿，你别谦虚了，连长不在家，是革命责任心把你唤醒了。”

汤贵最不愿意听这类恭维话，他真情实说了：“屁，是你的执勤方案！”

“怎么？”刘一凡忙问根由。

“‘反利用’，‘反利用’，战士反而利用了‘反利用’，贴窗户看男的女的亲嘴、贴脸、搞名堂！”

“噢，”刘一凡想了想，说：“加强教育也就是了。”

“教育？少嘛！天天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谁不知道触犯了第七条身败名裂、威信扫地！”

“那就执行纪律，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之中。”刘一凡仍按常规回答问题。

汤贵吼起来了：“给战士处分？什么理由？我问哨兵你怎么看‘西洋景’呢？他说‘我这是履行哨兵职责！’请问，你如何回答？”

刘一凡没有被汤贵的逼人之势所震慑，也没有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作为一个参谋，处变不惊、遇事不乱才能做到能参能谋，多谋善断。刘一凡只所以能够跨进司令部的第一股——内卫股当参谋，正因为他具备这种素质：内向，寡言，行事有方寸，言谈有尺度，才博得上司的青睐。此刻刘一凡一面敷衍着，一面思考着。汤贵跟他是来自两个团的。如果不到四连来蹲点，他和他还不会这么早相识。因为内卫参谋的业务工作经常与连队的军事主官打交道。而副连长，习惯上主管连队的后勤。后勤的人繁杂得很。拨发他一千斤高粱米，给了他九百九十九斤他也不会答应。内卫部队的执勤方案如同野战军的作战方案，是不可能事事巨细的。诸如战士在执勤中窥探男女隐私是不可能

注明如何处理的。完全可以用这些话把汤贵顶回去，但刘一凡没这么办，他想了想，说道：“老汤，我这里有一份材料能不能给战斗骨干读读？”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汤贵知道这是刘一凡要给自己上政治课，便没好气地说：“我这里洗耳恭听了。”

“六六年春，世界是个多事之春。二月一日，中非共和国的陆军参谋长博卡萨发动了政变，广播电台被反政府的武装部队占领，博卡萨宣布陆军接管国家政权；二月十五日，尼日利亚发生兵变，巴勒瓦被杀，陆军司令伊龙西通过电台宣布，他已被任命为联邦军事政府首脑和军队最高统帅；二月二十四日，在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出国访问期间，国内发生政变，首都的广播电台播出了‘全国解放委员会’的公告；三月十一日，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变，陆军司令苏哈托接管政权，翌日苏哈托通过电台宣布：立即解散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

许久，刘一凡没讲一句话，留着给汤贵去做结论。

汤贵明白这些大道理，但是话一出口，又落在了自己的小天地：“任务，我清楚，可是我怕任务没完成，我的士气垮了！”

“那，你可以增加一个哨兵，两个哨兵可以相互监督嘛。”

刘一凡这句话使汤贵犯了寻思：多一个哨兵，整个勤务就要多投入一个班的兵力。这个班由哪儿出？想来想去，汤贵顿开茅塞：这小子是在打我生产班的主意！于是那接近熄灭的火又燃烧起来了：“加哨，行，但是请你把我们连超支的六百三十七元五角八分的伙食费，两千零二十五斤的粮食给补上！”

“唉，”刘一凡抱怨起来，“我说老汤啊，你怎么把这么严肃的阶级斗争扯到你的粮秣账上去了！”

一个说西，一个道东，争论找不到交汇点。一个生气，一个窝火，索性两人谁也不再说什么，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闭着眼睛等司号员吹起床号。

这种沉寂是难以忍受的，多亏时间短暂，两人刚躺下，团部便接连给四连来了两个电话。头一个电话要刘一凡赶早班车回团，紧接着又来了一个电话，是更正第一个电话，要汤贵赶早班车去团。两个电话都是政治处干部干事高宏声打来的。他传达的是政治委员唐哲夫的指示。

什么事呢？猜谜，一个不如两个，但是两个人也没猜到一条可以令人信服的事由。汤贵上路时，两人谁也不猜了。

汤贵客气地问：“刘参谋，团里有事要我办吗？”

“嗯，”刘一凡想了想，从枕头底下取出毛主席语录本，说：“这本缺页，麻烦您到宣传股给我换一本。”

二

有轨电车顺大直街朝西开，到达终点和兴路，也就到了该团的团部。内卫部队与公安机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培训公安干部的政法干校差不多把一栋楼让给了这个新成立的内卫团，作机关办公楼和临时的家属宿舍。部队不挂招牌，军人与公安干部都在一个牌子下出入，昔日空旷的大院，如今显得拥挤不堪了。

汤贵来到团部正是收罢早操，打扫卫生的时候，他穿越扫把、拖布设置的“路障”，向楼上登去。到了三楼的楼

梯口汤贵放慢了脚步，这时一股爆葱花儿的香味扑鼻而来，汤贵抬头望去，走廊右侧被一层胶合板闸死了，甬问那边肯定住着家属呢。哪家做饭汤贵并不关心，他感兴趣的是嗅到了小家庭过日子的味道。并且奇迹般地想起书生们的一句话：胶合板那边充满了生活气息。而胶合板的这边——团首长的办公区肃静得令人发怵，长长的走廊没一个人影，只有锁头给首长把门儿。那些锁头都是一个牌子：铁犬。

没到上班时间，政委理应跟老婆、孩子在一起。汤贵怨自己太死心眼儿，下火车没吃饭就赶来报到。既然来了，就赶快把事情弄明白吧。高宏声是大清早给四连打的电话，此刻他肯定不会离开团部。于是汤贵由三楼下到二楼，去敲干部股的门。

干部部门号称“军官之家”。顾名思义，来到这间房子，有什么心里话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谁家遭灾遇难只管张口求助，不必吞吞吐吐。“这是干部部门的宗旨，革命的老传统”。干部部门如是宣传自己。但是群众并不这么看，瞧瞧他们有多么多、多么大的权力吧：提升、免职、调动、转业、结婚、离婚、探家、随军等等，等等。因此地方把干部部门叫“人事局”，干部干事叫“管人事的”。——军队何尝不是如此，军队的干部部门掌管着军人的命运啊。尤其团长傅忠臣，至今还时常在讲话中沿用五十年代的称谓，“司、政、干、后”云云。正因为如此，眼前，莽撞的汤贵敲干部股的门也是轻而又轻，似乎屋子里熟睡着一个吃奶的孩子。

“请进！”

汤贵“哐”地一个立正，把手迅速放到帽檐上，又迅速

地甩了下来。礼毕才发现他是给一个年轻人敬礼，于是不禁把自己好一顿臭骂：妈的，你汤贵也看人下菜碟呀，你给后勤的军需助理员敬过礼吗？真是他妈的贱皮子、势力眼！本来是自己捉弄自己，吃点亏就吃点亏吧，不，他想报复一下，但一时又想不起怎样报复。不过这种报复的心理使他的眼光发生了奇妙的变异，他觉得高宏声，不，应当说“姓高这小子”，奇丑无比。本来是一张刀挑瘦脸却偏偏长了一对大蛤蟆眼睛，一张吃八方的大嘴和一只大而又肥的鼻子。这样一来脸的框架就显得狭小了，于是各部器官似乎在努力挣脱脸的束缚，给人一种不安分的感觉。

“请坐！”倒水、递上一支烟，一支带锡纸的“大前门”，并且等汤贵落座之后，自己才挪把椅子，近距离地贴在汤贵的身边坐下。这场面象老友相聚促膝谈心。

“吃饭了吗？”

“吃了。”

“吃了？我不信，通勤车是不卖食品的，——哪，你先喝口水，抽支烟，然后咱们去食堂吃饭，回来再聊。”

汤贵不愿意接受陌生人的恩典，他先拒绝了：“办完事，我去露天市场吃馄饨。”接着便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政委找我？”

“对，”高宏声说：“不过，你来，他走了。现在……”高宏声看了看腕子上的手表，自言自语地说：“他快到四连了。”

“政委去我们连了？”汤贵又惊讶又纳闷，末了欠起屁股，抬腿要走，“我得马上赶回去，别让政委着急。”

高宏声重新把汤贵安顿下，说：“政委的目的就是把你调出来，以便他去那里解决问题。”

汤贵心里一震，嘴一哆嗦：“高干事，我犯啥错误了？”

“不是你，”高宏声说：“是刘一凡。”

“机关的参谋犯错误，把连队干部调上来？”汤贵更不明白了。

高宏声站起来，从窗台上拿起碗筷袋，想也没想似地说：“简单地告诉你吧，刘参谋处个对象，对象的父亲有些问题。原来他所在的团批准他们结婚了，由于调动推迟了。昨天女的盯上来要与刘参谋结婚。一了解才发现，这个问题处理得太草率。再加上还有几个类似的情况，政委便召开了党委会，统一了思想。由他处理这个问题，首先从机关抓起。”

提到嗓子眼的一颗心又落到了胸口，但随即疑云又袭上了汤贵的心头：“那么我为什么调出来？”

“你，政委脑袋多根弦，话一挑明，如果刘参谋不管不顾，跑到市里来，两人一见面，后果……就复杂了。想到刘参谋是个责任心强的干部，就把你调出来了。”

高宏声的话说得十分简单，简单到了平铺直叙的程度，缺少个人的倾向性。不过汤贵听明白了。内卫部队有个习惯——连队主管干部离开岗位，机关干部下来代职。作为司令部第一股的内卫参谋，在他这个代连长不在岗位的情况下，责无旁贷地要负起指挥的责任。况且成高子电台是团的“一号目标”，当今世界又那么多政变，政变者都争着抢占电台，成高子电台恰恰有向国外播送的“反修台”，政变者只要把“反”字一去，不就随之“修”了？刘一凡绝不敢甩手不管进城来唱“鸳鸯会”的。——妙妙，实在是妙。看来我们的团政委不白给，八成也指挥过千军万马，今日指挥思想战线上的战斗很有谋略呢。

并不是肚子咕咕要食吃，政治上的信任，“军官之家”的热气把汤贵陶醉了。他顺应了当兵的嘴巴走哪儿吃哪儿的习俗，决定不去吃馄饨，而跟着高宏声去机关食堂喝了一碗豆浆，吃了三根油条。再坐到干部股的椅子上，顺着喷吐的烟云，他迸出了一句闲磕：“这女人一定挺漂亮吧？”

军营里的兵清一色的男性。人总在一个地方住久了，想见见山外山，楼外楼；总吃谷子、高粱，想尝尝大米、白面的味道。军营里的兵向往女人也好像顺理成章，天经地义。当兵的动真格的不敢，想想说说不可避免。连队也好，机关也好，一旦哪一位捷足先登，归队之后只分喜糖是不够的。必须按熟悉等级的不同给大家介绍介绍切身的体会。女人，是男人共同的话题。汤贵的问话使高宏声的脸上放出了异样的光彩。这种光彩汤贵熟极了，看来这位干部干事是个挺随和的人。旋即，高宏声的脸色又变了，变正经了，变化速度之快，使傻呵呵的汤贵有些发讪。

“汤副连长，你还没结婚吧？”

“是。”

“也没对象吧？”

“是。”

不知这位干部干事要把他往哪里领，似乎他让人家抓住了什么把柄，竟情不自禁地要人家领着走。汤贵的心重又打起鼓来。

忽然，高宏声又笑了。这回，汤贵警惕起来了。

“进了哈尔滨，条件要求高了吧。”

“不不，长头发的虽然多了，但是咱一个不认识；写爱情信，咱又没那个水平；塞条子，咱又没那个胆子。唉——”

高宏声笑得很神秘，也很甜蜜，他慢声细语地说：“这事儿不难，我们团有不少干部的家属在哈尔滨，她们还愿意当这个红娘呢。”

“啊，啊……”汤贵进入了美妙而专住地遐想，言语便迟钝了。

人的眼睛往往是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会儿还是高宏声，仍是那张脸，但瞧着顺眼了、好看了。刀挑瘦脸显得清秀、文明；大眼、大嘴、大鼻子显得精神、豪放。各部器官都那么匀称地呆在各自的位置上，给人一种老成持重的感觉。

高宏声的一番话把汤贵的心燎得滚热，只差没说“给我介绍一个”了。

汤贵很高兴，今天他认识了一个好人。

三

要结婚了。过来人都说这会儿是最有味儿的。有甜蜜的遐思，有痛苦的等待，有负罪似的恐惧，有别离一个时代的凄楚。叶婷玉尝到了过来人所尝到的一切滋味。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于人的感受，那便是难以忍受的顾盼。

恋爱时间再没有她与他那么长了。如果从光屁股娃娃算起，那么到定情之日，有二十余年；“要结婚”张扬的时间到今日也整整三年了。新房那雪白的墙被时光熏染得呈土灰色了。今年她二十六，他二十七。如果及时结婚他们的下一代也该在一领炕席上滚爬叫妈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任在部队。

据刘一凡说，党有党规，国有国法，军队还有军队的